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闕疑卷三十九

元 鄭玉 撰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高郵孫

氏曰公久于鄆以事齊求齊之納已而齊竟不能于是又如晉將以求助焉至于乾侯而晉辭公不見納徒次于乾侯焉髙氏曰公之奔也不知先晉而連年如齊皆不見禮乃始如晉此晉所以不納公也泰山孫氏曰公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于乾侯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禮于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若此夫東萊吕氏曰公如齊不得入如晉又不得入當世諸侯如是然後知無霸之害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為

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
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
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
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
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爲
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
衍爲大子　胡氏曰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
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

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也若貽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也若齊侯設醴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于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

國也昭公朝夕立于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謝氏曰晉辭之矣又如晉次于乾侯窘迫之至也許氏曰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家氏曰晉之諸大夫亦齊之梁丘據晉頃之儒而無立視齊景有過之去齊而之晉去晉而復適諸侯必無有爲魯君討賊者矣此春秋之叔世降而愈下桓文之轍跡掃地無餘豈惟魯之病之天下之人皆病之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傳曰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愚按亂臣賊子其忍于爲惡如此昭公雖欲反國其可得乎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穀梁氏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大東萊呂氏

曰易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固處蹇之道也盡處蹇之道則有出蹇之期昔大王去國從者如歸市昭公所至而民潰其亦不知自反甚矣胡氏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于罟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斵改過以補前行

之懲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為後世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氏曰存公故也臨江劉氏曰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于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劉氏意林曰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固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為猶吾君也故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

可以不子古今之大義常山劉氏曰君失其居在于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見胡氏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容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師氏曰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内外之别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加好聘饗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

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

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濵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

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胡氏曰春秋國滅而君出奔者皆存其爵而不名謂無可滅之罪特為橫逆所加耳獨徐子章羽奔而書名者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已無興復之志矣以此見春秋大義雖在于抑强扶弱又責弱者之必自强

于為善也高氏曰徐本要荒自齊桓時自附于中國而爵為子今背中國而即吳楚故楚人以為貳于吳而執之吳人以爲貳于楚而滅之夫附中國則與于中國之盟會而附吳楚則遂至于執其君而滅其國然則欲有附者可不戒哉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

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陸氏微旨曰季孫

遂君之臣也晉不罪之而反與之為會書曰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臣
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胡氏曰或曰季孫
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貽公之過也則
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于煬宫求君不入及其
復也猶欲絶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
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
不知其徒自及也陳氏曰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

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歴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樸鄉吕氏曰齊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公尤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則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後其為義者始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為之名而卒之悠緩不克㪅三軍在途諸侯在會是區區

者乃能刦而奪之劒而止之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跡于後世歟雖然抑不但以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于意如則其互為唇齒相為囊槖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略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宜晉侯之不得行其志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

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高氏曰荀躒既會季孫于適歷復以晉侯之命唁公于乾侯必使荀躒然後意如之意得逞乎君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則晉侯之不明陰交其臣陽唁其君空言無實抑可知矣謝氏曰賊臣不討而荀躒會之危君不救而荀躒唁之何以撥魯國之亂而反之正哉大東萊呂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

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　愚謂國家之禍至此極而不可解矣君父之身至此危而不可救矣爲之臣子者尚復何言哉蓋責之于内昭公既不能有所爲責之于外齊晉又不能有所救則内外之望絶矣昭公之死將在旦夕子家之言豈不知以一乘從季孫之歸爲不可亦不過欲昭公一見宗廟卒于正寢猶得謂之魯君而薨爾豈更望其有所爲哉從者不從明年昭公遂死于乾侯同于逆旅然後知子家之言

為不得已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氏曰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

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　愚按昭公失國于今八年一民皆非其有矣以何兵力而取闞乎謝氏雖謂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然昔也齊侯取鄆公即居于鄆今魯人以闞與公公何故不居于闞而猶在乾侯經年始死乎此疑季孫在國所取不然則外取内邑上有闕文耳

夏吳伐越

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

得歲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高氏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吴故吴始用師于越家氏曰此著吴楚之迭為盛衰也吴方抗衡荆楚睥睨中夏而越已議其後矣自是吴楚越咢立不相為下乃中國自治之時而齊晉二大國皆為强臣所操中國之患不在吴楚而在强臣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髙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叅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

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

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巳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氏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胡氏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于城王都可以不書乎大東萊呂氏

曰周室雖微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焉者也高氏曰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公之出也今八年矣公爲旅人而何忌不能從季孫逐君而何忌不能去雖受晉命城成周然不告于公而自往會之此實覿文知罪不待貶絶而自見也　愚按敬王避子朝之黨居于成周今因其地而城之遂定都焉使成周爲京師之舊則不假乎再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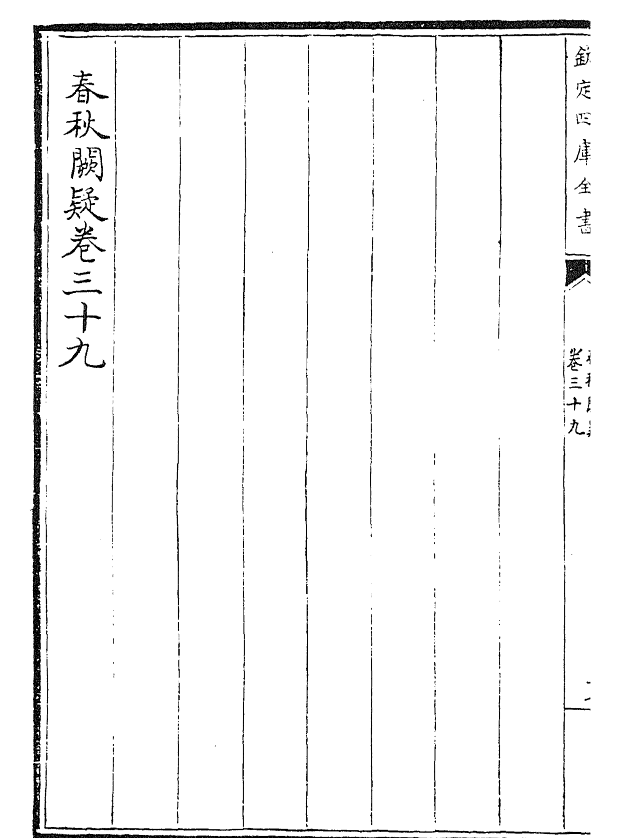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巳未公薨于乾侯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

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自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氏曰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于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

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録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絶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



春秋闕疑卷三十九

春秋闕疑卷四十

元 鄭玉 撰

定公

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惠曰定

元年春王

大東萊吕氏曰元年不書正月國無君無禀天子之正朔者也家氏曰昭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

君也魯無君而季氏自以為君頒朔于廟如常禮春秋黜之是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今公已卒于外嗣子為賊臣所廢魯國無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非賊臣所得頒也此春秋特立之變例前所未有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

同盟各復舊職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

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
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　穀梁氏曰此其大夫其
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
所也胡氏曰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于司寇
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
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
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簒弑之萌履
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于初而禍亂熄矣

家氏曰仲幾之不受功無王也晉大夫不以王命執仲幾亦無王也是故不以城為王事而畧晉大夫之罪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高氏曰天子所居自諸侯言之則稱京師自周言之則以地名為别景王以前都王城因謂王城為京師至敬王始都成周則謂成周為京師故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王都則亦自周而言城成周及晉人不以王命執仲幾于成周則自諸侯而言京師也言京師明天子之在

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

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高氏曰公薨迨今半歲餘矣季氏不以國君喪禮迎之者謀廢公衍公為而立定公也凡即位不

日此書日者非正月朔旦故也公羊氏曰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蘇氏曰元年定公之元年也而書曰公之喪至自乾侯可乎昭公之喪未至定公未即位則猶昭公之年也胡氏曰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葢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攷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大保即于是日命仲桓南宮毛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也家氏曰一年不二君者常也一年而二君者變也昭公之喪以是月稅轄定公即以是月即位是一歲而二君也故春秋書前公之喪至與後公之入立以示其變著魯國非常之禍亦以見定之非所當立而立也意如逐

君君既死于外又廢君之子而立其弟廢其所惡立其所善廢立由已罪大惡盈中國無王莫之討之春秋書公即位于喪至六日之後見予奪遲速惟賊臣之意所以誅之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

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

已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大東萊吕氏曰葬本國之君稱葬其公足矣必曰

葬我君其公者隆君臣之恩盡忠愛之義資于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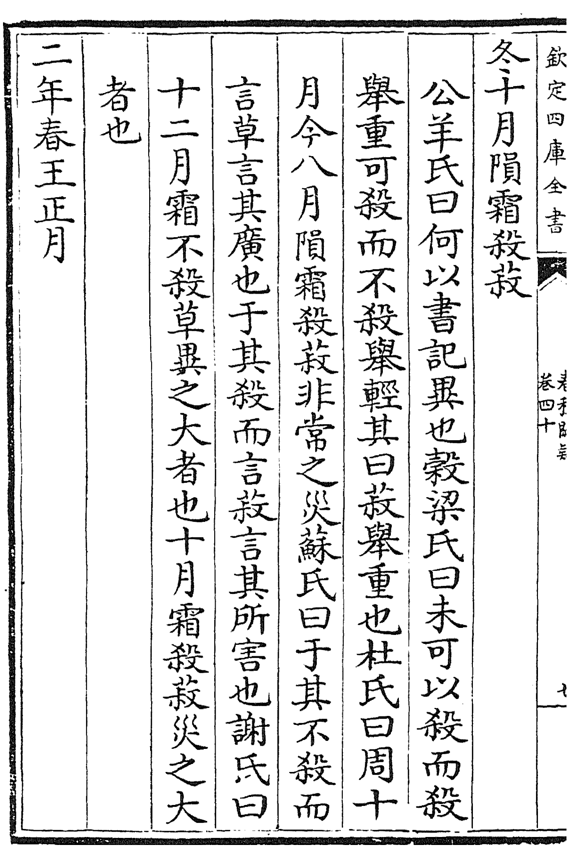
有父之道焉故必曰我君以明之也此道也常時無

事則不見此理特于昭公為大有警動于其臣下者

九月大雩

立煬宫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公宮　公羊氏曰煬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高氏曰昔季孫行父嘗立武宮矣煬公比武公尤遠蓋伯禽之子廟毀久矣季孫意如之逐君也懼而禱焉昭公薨于外因以為應遂為之立宮蓋季氏用此欺人若曰昭公之死者神實眖之也春秋誅其意而微其辭但書立煬宮而季氏行事之迹自可見矣此之謂世濟其惡也而公從之公之惡可知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氏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氏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杜氏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蘇氏曰于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于其殺而言菽言其所害也謝氏曰十二月霜不殺草異之大者也十月霜殺菽災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范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何氏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高郵孫氏曰自成王以天子禮樂賜周公而魯之羣公相承僭之國內制度一同于天子孔子非之而欲著其僭于春秋久矣于是雉門兩觀災故孔子因其災以著其僭曰及者災自雉門而及于兩觀先後之次爾謝氏曰宮室過制天所不與然則雉門及兩觀災乃天惡其僭

而災之也

秋楚人伐吳

昭三十年冬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

病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至是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于人之則楚力竭矣于是有

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于越再入吳于是吳亡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殫録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徵之于此而後至于禍敗失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氏曰言新有舊也作為也劉氏意林曰習舊而不知以為非覩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于季氏之脅

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致意也高氏曰聖人特書新作者重僭竊之罪自在定公而不在先公也胡氏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内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内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

正者物必正春秋于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哉故特書新作以譏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于天子下不請于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至是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修邾好也　許氏曰天下有禮則邦國相下春秋之季大國日侵兵力勝而禮敬亡故志公如晉至河乃復著晉之輕魯也志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著魯之輕邾也高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則微弱可知家氏曰春秋書邾人之喪繼以仲孫之盟責魯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

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至是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

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　程子曰楚恃其强侵凌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胡氏曰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

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而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褊矣有荀寅者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　愚按召陵之會傳雖稱謀伐楚而實未嘗加兵于楚聖人以其雖加兵于楚亦必不能聲其罪而服之故特書曰侵楚以陋之此乃特筆與其他書侵書伐者不同以例求之則失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名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氏
曰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
罪蔡侯也奉辭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
位皆不仁矣所惡于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于楚三年而後
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名陵未有大罪惡也
而恃强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大東萊呂氏

曰蔡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遂滅沈至以沈子嘉歸殺之其罪極矣春秋之世諸侯君臣失道至此者皆由不知分義苟力所能制則為之矣此與禽獸奚辨許氏曰沈不受令而使蔡滅沈許已受盟而不能禁鄭滅許有以知晉政之失諸侯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

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

屛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皡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

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閒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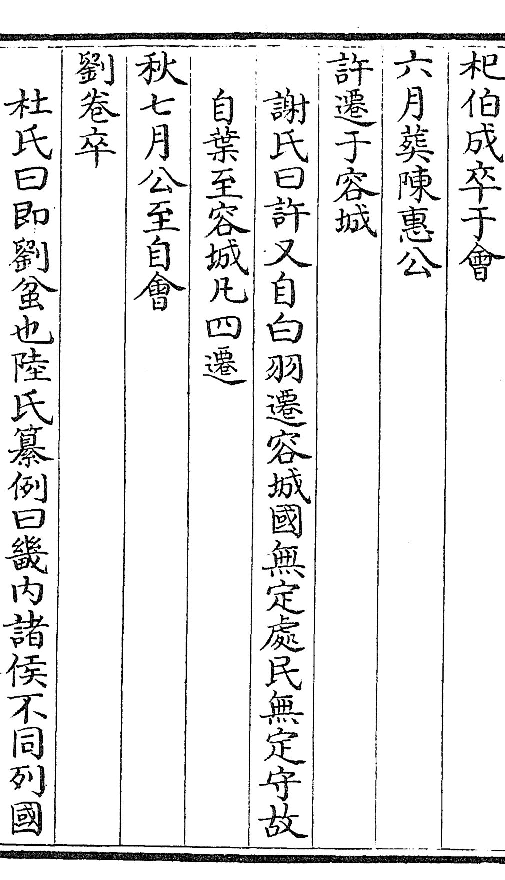
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冦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

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乃長衛侯于盟　陸氏纂例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程子曰公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故書公及胡氏曰定公之立上不請于天王下不告于方伯而受國于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令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内為志也名陵之會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臯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

也劉氏意林曰楚人不義晉以霸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所以眷眷于皐鼬之盟者也許氏曰齊桓晉文之興至于盟不言同者過乎同之辭也春秋之季至于盟不言同者不及乎同之辭也皐鼬之盟諸侯攜矣齊梁丘據說幣錦致昭公不復楚子常志在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扈之會荀寅求貨弗得折

名陵之謀故政勝于明時而賄流于衰世君子是以察治忽也家氏曰志劉子不與諸侯之盟得王人與會之體也樸鄉呂氏曰嘗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北杏以前是一時也北杏以後是一時也名陵以前是一時也名陵以後是一時也北杏以前諸侯無霸故有特相盟者有參盟參會者有相攻伐者北杏以後則異是矣名陵以後諸侯亦無霸故亦有特相盟者有參盟參會者有相攻伐者名陵以前則

異是矣天下之有霸非美事也天下之無霸非細故也夫霸者王之反也有霸則無王矣名曰尊周而實奪其權北杏以前天下未知有霸也而猶知有王北杏以後天下惟知有霸矣豈美事哉雖然有霸者在焉則諸侯猶有所附中國猶得以安吳楚猶知所畏是猶幸有霸也霸衰而諸侯散霸衰而中國擾霸衰而吳楚横天下益不幸矣是故晉侯吳子會于黄池而春秋終焉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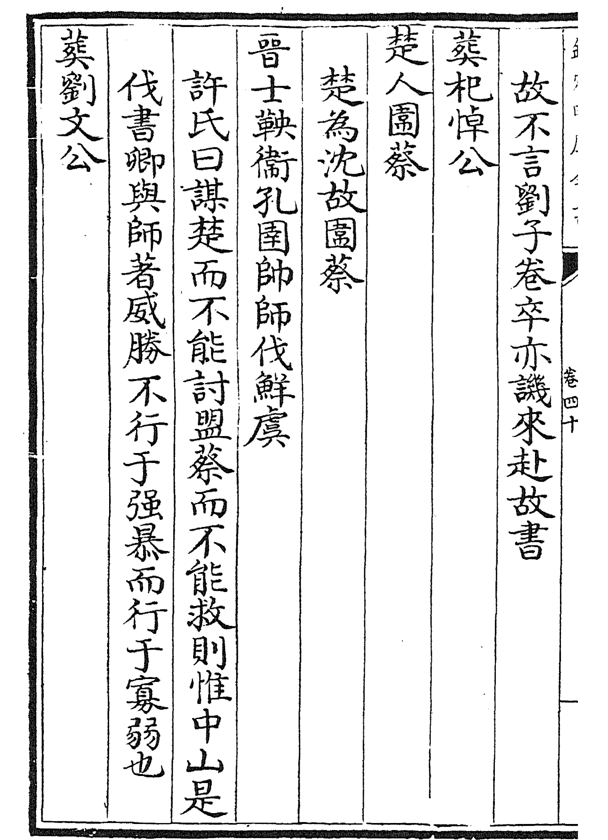
謝氏曰許又自白羽遷容城國無定處民無定守故

自葉至容城凡四遷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杜氏曰即劉蚠也陸氏纂例曰畿内諸侯不同列國



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楚爲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則惟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者威勝不行于强暴而行于寡弱也

葬劉文公

謝氏曰魯以外諸侯會葬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黒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説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

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胡氏曰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横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得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

天子之命與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霸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强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名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于救蔡也然則何以不書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

與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高氏曰書奔鄭罪鄭以中國而主荆蠻奔亡之臣也

庚辰吳入郢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

入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
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宫
子山處令尹之宫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
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
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
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句卑
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

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芉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

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
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
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
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
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
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官于子期
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
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

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
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
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
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
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
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
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
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

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

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
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
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
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
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
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
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
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

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懐子西曰請舍懐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

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胡氏曰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亂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于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于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于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

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耳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以周亟矜無資　穀梁氏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公羊氏曰曷為不言諸侯歸之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家氏曰歸之為言出于
人心之所同不待勤勉而各以粟歸也
於越入吴
吴在楚也　謝氏曰吴知郢之利在前而不知越之
患在後故吴子涉千里之險入郢於越乘一朝之釁
入吴空内務外有國之大患也高氏曰昭五年楚子
以諸侯伐吴而越人已見于經至此及十四年至哀
十三年皆書於越何也越人自名曰於越君子名之

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則以君子之辭言之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則以其俗之辭言之越始稱人以其慕中國之義也改稱於越者惡之也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而越乃乘其士卒罷弊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于檇李哀十二年又入吳若為楚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以其本俗之辭謂之於越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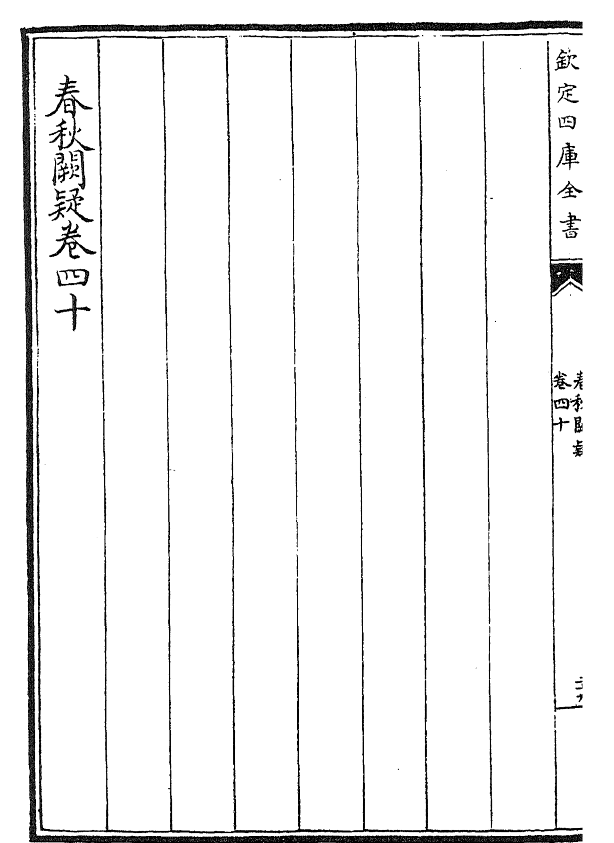
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乙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晉奔齊　胡氏曰内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

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于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强矣今苟于利而忘其讐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至是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咎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横加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春秋闕疑卷四十

春秋闕疑卷四十一

元 鄭玉 撰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 張氏曰按許自隱十一年齊鄭魯之入至今年大抵困于與鄭為隣至成十五年遷葉之後又畏鄭而屢遷定四年方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數年楚困于吳鄭遂滅之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高氏曰許人本恃楚以固其國至于四遷而

楚不能為之强而鄭游逮以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則弱矣而鄭亦甚暴焉許男不死于位故名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

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張氏曰奉晉命以討鄭之黨惡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魯師危矣家氏曰天王避儲翩之亂不書非諱也蓋閔之甚憂之甚知其終不能以自振于是為之廢書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以不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人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强為之請以取入焉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許氏曰魯國政在

大夫而家臣強使之則家臣始擅國矣高氏曰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乃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僕隸也而莫之戒者方復為之脅請于霸國此其無所忌而必為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春秋彰往察來而慎于幾微故因事以宣其指原指以見其變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凌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耳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

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八年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若是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來成焉乃止諸州　張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

之猶懼不來而大夫黷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孰叛者得志書此所以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胡氏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也則弗孰之矣孰畀國行人出于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穀梁氏曰城中城三家張也高氏曰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三家張矣公之所有者中城而已外又有

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家氏曰家臣内叛蕭牆之患
小戢魯君欲收其威柄在于任賢植本布徳凝民城
非所先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高氏曰鄆
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
貳于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家氏曰取鄆以居
公本齊景公之善意鄆潰而取之以歸則為利也齊

取鄆固非而仲季圍之亦非也為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景公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交兵連歲季仲實為之也大東萊呂氏曰不曰仲孫何忌而曰仲孫忌脫文無疑也而公羊以為譏二名大抵三傳解經皆據文生義不論是非無復闕疑最學者大病不可不詳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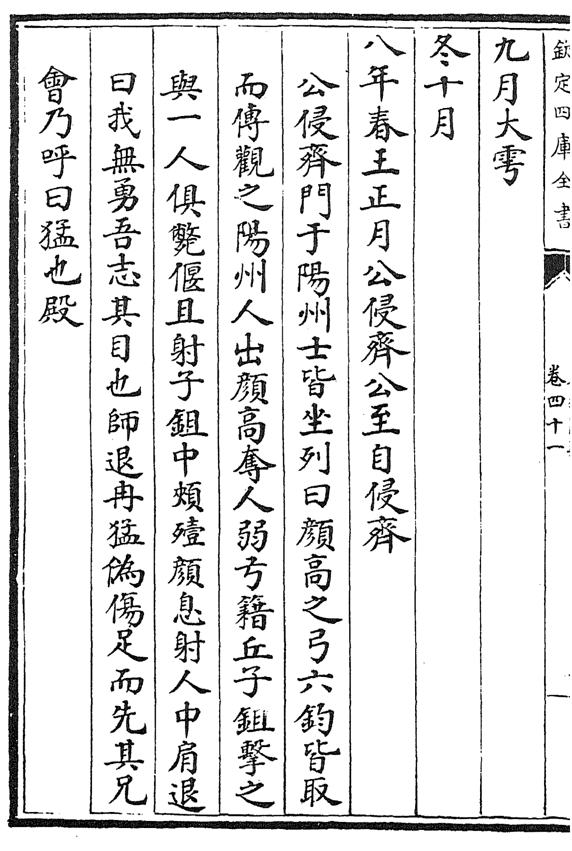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陳氏曰此特相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諸侯無盟主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許氏曰蓋自是中國無復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宫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

侯從之乃盟于瑣　許氏曰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劉氏意林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内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亦信乎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軍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高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也許氏曰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肩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高氏曰公踰月之閒再出侵齊雖三家者之所為然乍往乍來見公之進退不自由矣謝氏曰三月之閒再出侵齊著其虐禍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于是始尚羔　謝氏曰公再侵齊故齊復來伐陳氏曰不曰會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胡氏曰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書晉師而不書士鞅于以見人臣

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于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爾矣家氏曰是役也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書救何哉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也魯昭棲遲乾侯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徇黨臣而抑君令齊師之來初非存亡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亦納交于季氏而非為魯國宗社計也春秋是故不與之以救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

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

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陳氏曰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于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于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師氏曰晉士鞅侵鄭衛而魯亦侵衛是鄭衛不得不自為謀又且不得不合謀以相救援而備晉魯也曲濮之盟其以此與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

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孫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

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
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
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
處公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内弗
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説甲如公宫取寶玉大
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胡氏曰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得從祀于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于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絶其兆域又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

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于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于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于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穀梁氏曰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蘇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于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

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或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是時陽虎以鄆讙陽關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于地者賤貨而貴命也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也君之分器藏之于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

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兹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羊氏曰得寶玉大弓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高郵孫氏曰得者對失之辭也寶玉大弓去年為盜

竊去則是魯失之矣于是復得之故曰得爾師氏曰去年盜竊寶玉大弓今此書得寶玉大弓蓋譏不能討賊但得寶玉大弓而已不問其所從來若無故而得之也不得盜而得寶玉大弓禮與刑并失之胡氏曰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嘗失其政陪臣擅權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

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秋齊侯伐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

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
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
杏于衛　家氏曰齊衛伐晉次于五氏書次不書伐
不與之以伐也晉德既衰中夏莫與主盟春秋固幸
齊桓子孫猶克自振庶幾託以攘夷之事今焉後其
所先伐晉次于五氏又伐晉次于垂葭睨晉國之衰
而欲掩有其霸業霸業在我而不在晉也是故不書
伐而書次非以衛侯不當叛晉即齊而重于絶晉也

叛華即夷是之謂叛去晉即齊奚其為叛晉自平公舉中國伯權而遜之夷楚春秋固已無望乎晉今晉益不競諸侯各擇所從從齊不猶愈于從楚乎使景公能修桓公之業攘夷尊周救災恤患惟義是與則中國所賴春秋方將與之安得譏之惟不能此故皆次以譏之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謝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暨齊平者彼欲平而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隣國講信修睦而二國于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

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謝氏曰魯自昭公失位魯君不會諸侯久矣孔子之相魯也數月之間平兩國之爭定公出會諸侯安國强君撥亂反正

于是乎在矣惜乎聖人之不久用于魯也高郵孫氏曰魯公之會能使大國為之詘畏義而反其侵地未有盛于夾谷之會者然孔子書之與異時會盟等爾無異文焉蓋孔子之意以謂治國有道而交隣有義苟治道之不至而奔走盟會以徼幸于言語之間亦不足尚也故夾谷之會為魯至榮之舉而春秋以例書之猶有譏焉孔子之道如何也胡氏曰仲尼一言威重于三軍亦順于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于理而

强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

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家氏曰七年衛始叛晉為沙之盟晉士鞅侵鄭遂侵衛衛侯復欲與晉為盟趙鞅不善撫納乃使賤者盟以辱之衛侯怒遂絶晉而即齊九年偕齊侯為五氏之次伐晉夷儀固晉恥也晉不能治齊而圍衛以報忿貽誚于諸侯而叛者自是益衆矣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公羊氏曰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胡氏曰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于一身通古今于一息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

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而亦何嫌之有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揚子曰孔子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惜乎魯不能終用之家氏曰春秋書歸疆見之書法者前後每不同齊人歸我濟西田也取汶陽田也取邾田自漷水也齊人來歸鄆讙龜隂田也齊人歸讙及

闡也經凡五見取汶陽取漷水歸疆也書取不書歸
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是故書歸取濟西歸讙及闡歸
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
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
來歸非假兵刀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
疆有不得同也嗚呼聖人道化所感强暴為之格心
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左傳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雖
然聖人功用豈止若是而已哉故必有堯舜湯武之

君而後能用皐稷伊吕之佐周室既衰諸侯皆庸夫妄人復脅于强悍不軌之卿族是豈聖人行道之時而功化因事而見者惟夾谷之會與曾疆之歸耳學者讀春秋至是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非無實用特患乎充拓有所未至耳夫豈申韓鞅斯以刑名法術刼制天下强人以必從而為之治效者哉劉氏意林曰天下之事常服于順而違于逆逆之必歸于敗也猶順之必取于勝也中賢猶足以自

持况聖人乎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故必先自勝也而後可以勝人必先自治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不自勝而務勝人不自治而務治人皆逆之類也故齊雖强以其逆而失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强弱也在道而已陳氏曰齊强于天下于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若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

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

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盡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圖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

犯弃齊齊人乃致郈　胡氏曰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强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强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故所惡

于上不以使下所惡于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隷之擬其後也師氏曰向使魯君上知有天子而不敢蔑視周室則三家無復叛魯公向使三家知有國君而不侵侮魯公則其家臣亦何由叛叔孫是所謂以身教者從而出乎爾者未有不反乎爾者也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

有疾乃使向巢于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

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吾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家氏曰春秋每于一國之事而再三書者深致意焉耳自此兩年間書宋事凡五見而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罪皆累于上此春秋所以責景公也樂大

心宋之舊臣本無大罪樂溷譖焉宋景不察而遽逐之以豎子之讒而逐一大夫罪累上一也公子地有馬公取之以與嬖臣向魋地怒扶魋公怒地奔以嬖臣之故翦其公族罪累上二也公弟辰母弟也為地請留而公不許辰怒率仲佗石彄俱奔其意亦欲君之留之而公復不為止以嬖臣而奔母弟罪累上三也奔者固皆有罪而宋景所以待其大夫公族母弟者抑亦少恩甚矣君人者人倫風化之所自出也居

其厚猶恐其薄居其薄無所往而非薄宋公以嬖臣豎子之故使其母弟公族一朝俱奔考其事過皆在公是故春秋始終備書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矣至于辰與地之本罪則以下文見之皆以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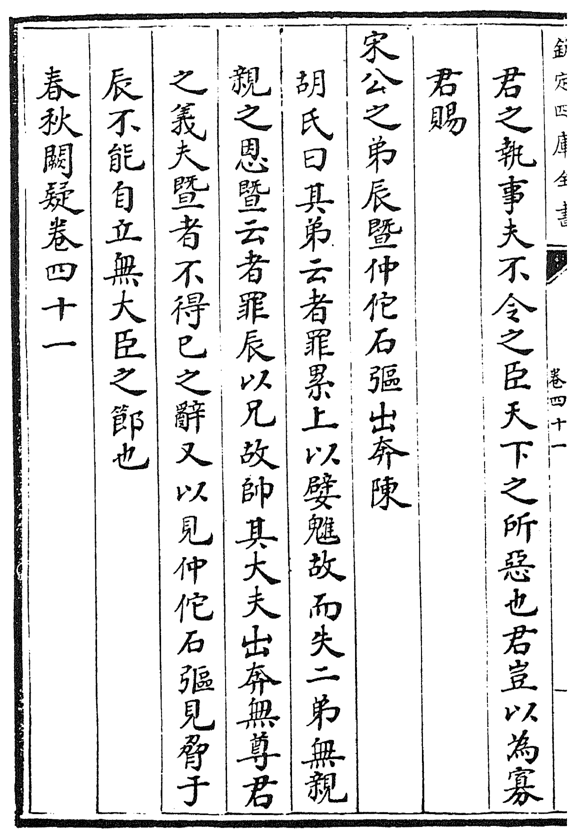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家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于鹹盟于沙矣今而三國復共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于晉而以兵加衛今而受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而諸侯雖

散于晉而不能翕然並合于齊晉雖衰而齊亦卒不能霸無人焉耳若其有人率諸侯獎王室救災恤患為桓公之所為是亦桓公而已矣惜哉有其機而無其志也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隷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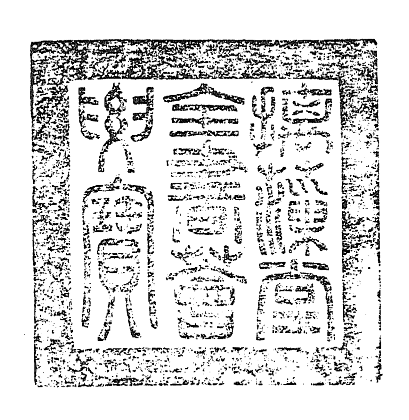


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胡氏曰其弟云者罪累上以變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于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春秋闕疑卷四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曹　城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竺昌基
謄錄監生臣王朝寧